

品乡愁一味

这儿也是住得了人的

陈亮

什么是帮扶?绝对不是你想当然的。和农民打交道最忌讳的就是瞎忙、瞎咋呼。过去在村上扶贫经常见到那种没有经验的帮扶人,提着裙子从车上跳下来,钻进屋就问贫困户:“叔,你要我怎么样帮助你?”屋主吓一跳自不待言,这种无事献殷勤的热情很容易惹人议论,帮扶人前



脚印 程贤钧绘画作品

脚才走,农民们就议论开了:准是又有大领导要来检查,看着着急的。

事实上,并没有什么大检查,帮扶人就是来看看“叔和婶子”,只是热心得有些突兀。

还有些帮扶人就是从农村走出去的,干农活的本事还在,就常常想着帮农民干点田间地头的活增进感情。这想法没错,可效果不好。在村里,帮着干农活不仅是体力劳动,还牵涉着人际关系,感情不好的邻里在农活忙不过来时都不请,得是真正亲密无间的才请。

对那种死活着想着“帮忙”的,村民称这一类人是“抬着高射炮打蚊子——大材小用”,这不是什么恭维话,是含着一点讽刺的。

这些,我都亲历过。刚驻村扶贫时,我经常跑到地里去乱插手,什么都想着帮着一做,想尽快与村民建立感情。有位大婶就笑话我是“牛棚里关猫——瞎忙”,这都是瞎胡闹、不懂民情,说得政治点,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。农民想要的帮扶不是这种。

帮着干农活,纯属关公面前耍大刀,班门弄斧,田里的农事他们才是师傅。他们希望的是,在他们生僻的领域里提供帮助:住院时帮着在医院里走走流程,医保

报销帮忙跑跑腿,在是否加入村集体推行的产业上能给出参考意见……能在他们不熟悉的事情上提供实在的帮助,他们就能真心服你,这些都是我后来总结的帮扶“破题点”。

帮扶最重要的是学会尊重村庄、尊重村民。“再破的村子也长过人”,每一个村庄都有它的履历,这样的履历自有它的价值。我在天官堂村扶贫的时候,每天去村委会的路上,就要路过一处“民俗地点”和两位手艺人家门口。“民俗地点”是一条神龙小像石雕,也不知道谁供的,小像的头顶还有一块青石遮雨,有时候能看见新烧的残香,说明还有香火。石雕没雕画神龙的鳞片,全身浑圆,腰身攀扭着,龙头极传神,整体能看出神龙挣扎前行的模样。雕塑者为什么要雕出这样一种奋力的样貌呢?谁又能说龙就不需要奋力翱翔呢?我喜欢这种力量感。

两位手艺人打草鞋的柄大爷和编草帽的杨嬢。柄大爷打草鞋纯粹就是图乐,打出来都是自己穿,他夏天钓鱼就穿着自己打的草鞋;偶尔有朋友托他,也帮着打几双。对他来说,打草鞋能费什么事?悠悠悠地两天打一双,也没人催促。每次遇见他打草鞋,我就会坐着看一阵儿。我们也不怎么说话,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点闲话。他有时候会请我喝他煮的罐罐茶,我只敢喝几小口,太酽了,喝多了会“醉茶”。

杨嬢编草帽是要拿到场镇上卖的,她六十多了,头发白了一大半,手背上的筋暴出来,看她的手就知道年轻时没少吃苦。她一天能编一个半,速度真快,现在一

顶草帽要卖十二块,她拿来买肉买菜。其实她不缺钱,跟子女儿给的,她都攒了下来,她可以一边跟你聊得热热闹闹,双手速度不减,也不出错。

村路两边常常可以看见人合抱粗的大杨树,叶子银光闪闪,一整个夏天都飒飒地响个不停。顺着杨树阴大道,一路上可以看见绿得发暗的铁杆稻田,密密地挨着,连白鹭都插不进脚,只能气恼地站在田边搜寻黄鳝、小麻鱼和蛤蟆仔,路上人车来往,它也不理睬。白鹭立在路边觅食的画面很有点仙气,气质空灵,不过看久了会生点感慨:“何故水边双白鹭,无愁头上亦垂丝。”这是思乡还是怀人了?

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总有个归乡的情结,归的那个乡除了青山绿水那种自然环境的熟悉感外,还有一份人情厚重的情愫。乡间质朴在于到了这个地方的人首先要真实,不能虚假地糊弄,这也是尊重一个村庄人与历史的基本礼貌。

春水初生池满塘,蝴蝶翩翩穿梭在油菜花田里,黑脑袋肥肚子的贪婪野蜂裹一身花粉飞在阳光里,红眼睛的叫春鸟藏在林里“啾啾啾啾啾”地叫一整个春天,“四围山色临窗秀,一夜溪声入梦清”。

我离开村子的时候跟老书记说我会舍不得,这儿挺美,他很开心,说:“这儿也是住得了人的。”口气颇为自豪,在村里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了。归根到底,这一切还是因为我们富了,衣食足知礼仪,每一个让人怀想的村庄背后,都有这种富足的美好因素在。我想念这样的村子。

(作者单位: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检察院)

颜值

老梅

客房登记,需拍照备查。一不小心,看到拍照一侧,打出了颜值,分值在七十与八十之间徘徊。我知道,这是拍照的机器在犯难:打低了,担心我自惭,怕我会想不开;打高了,又有失公允,被贵睁眼说瞎话。

两鬓已降霜,面皱核桃样;身长半残疾,走步飘又晃。此乃老梅当下的自画像。

以为老梅自小就形象困难,这是误读。其实,俺曾自比潘冬子,看着《闪闪的红星》电影海报上的演员祝新运那胖乎乎的脸蛋,那晶亮的眼眶,那嘟嘟的樱桃小嘴,简直就是活脱脱的我。就我这胜潘安、压冬子的帅颜,还不迷倒班里的女同学?

小学毕业,照了厚照,怎么端详也不是我。瘦瘦木板脸上,飞来一厚唇阔口,塌塌鼻上,嵌着双没睡醒的风眼——缝眼……哼,这分明是丑化我。走出工农兵照相馆,我回头一声吼!其实,打吓的是自己。你看,中学毕业时,没有恋爱绯闻的,就谁家寡人我了。嗯,是她们对我仰视才见,只能望我项背!咳……咳,当读完《阿Q正传》,对自己的认知岂止提升数个档次。

后来,一贯傲气的我,曾敬佩贾平凹。皆因他《五石》中那句“丑到极致,便是美到极致”。此话暖心啊!当然,这话也不是他的原创,是从清代书法家刘熙载的“丑极为美”借过来的。后来又钦佩雨果笔下的吉普赛女郎——埃斯梅拉达,看人家的审美情趣多高格,在她眼里,卡卡西多才是世上最美的白马王子。哼,那些跟小梅保持距离的,什么审美眼光,简直就是有珠无眼!

上了高校,班里女生寥若晨星。有曾被俺围观过的朱姓女邻东,毕业前,才发现班里还潜伏着位丑到极处的我……

丑有丑的好,丑到极处人更妙。单位里,帅哥同事周末时常请我喝两盅。不是我人缘好,是求我陪他去相亲。我一出马,保能钓住“美人鱼”。有我陪同,面相稀松平常的会帅起来,帅哥会帅得颜值爆表啊!

“他啊,就好好在放哪儿让人放心!”这是我那口子对我的最高评价。这放心一词,包含了贤妻对我的信任,也包含了她个人对我的膜拜!

“放哪儿都放心!”所以,我尽可借调进京,沉稳在裙裾飘飘的报社编辑部,穿行在旖旎的大江南北,驰骋在浩瀚的北国戈壁……

丑极为美。丑,是坚硬的铠甲,是巨浪滔天时的压舱石,是沉稳内心的定船之锚。让丑再飞一会儿。有温柔相持,再丑,也不总会面对滔天的嘲笑。

(作者单位: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检察院)

张姨如果还在世的话,该有一百多岁吧。

儿时记忆中的她安静慈祥。我们这些小孩总爱到她那排平房去玩,她住的房子独特,木质老屋,虽然外观布满灰尘、四壁斑驳,但房屋主梁、支梁、柱子及门窗却未见虫蛀、霉烂。不仅如此,屋里的柱子在强光照射下泛出木纹金光,且有香气。屋外面还用泥墙白石灰作了粉刷,屋子背后是棵苍郁茂盛的大槐树。

那个时候,张姨和丈夫张爸,及他们的龙儿就住在这里,屋子里及庭院四周总被她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张姨在那特制的小灶上煮饭炒菜,有时弄点好吃的给我们这些小孩吃。张爸那个时候在村里种菜,上面来了什么干部检查工作,张爸负责炒菜招待。

有一次,我们这些小孩跟随张爸,看他弯腰伏在村外那口井水塘边,用渔网网住那一条条干涸的水库里放进来大草鱼,然后拿回家,由张姨做给干部们吃。

那可是新鲜的牙祭,馋得我们直流口水,而这个时候,张姨总不忘给我们舀上一些,或从自己家中拿些糖果出来分给我们吃。

记忆中的张姨总是安详地坐在门口的竹椅子上,端庄贤淑,手里摇着一把蒲扇,拿着一本书静静地看。那个时候,书对于全村的人来说是陌生的,村里没几个人识字。她心地善良,逢人总是和言善语。看见我们这些小屁孩在追打打闹,总是深情地一瞥。

长大后,对张姨的身世我渐渐熟知。她是富家小姐,解放前毕业于省城女子师范学校,少女时代的她一直过着锦衣玉食的富足生活,穿漂亮旗袍,喝名贵参汤,后来做过老师;而张爸家里是印书的,为人和善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张姨有个在国外的侄子千里迢迢赶到我们这个小山村,专程看望年迈的姑妈。他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姑姑张姨,年轻时在南昌读书,是个美人胚子,富有青春朝气,吸引很多男生追求,并且到北京参加过学生运动。而他自己则在成都一所炮兵军校读书,抗战时期曾击毁日军多架军用飞机,解放前去了台湾,一别四十载。

张姨终生未育,龙儿是张爸与前妻所生。龙儿读了高中,在供销部门做会计,因为女朋友跟他分手嫁了别人,龙儿受不了打击就变成了疯疯癫癫,时常傻笑,爱唱《东方红》。张姨张爸四处求医无果。

张爸死后,张姨为疯子子洗衣做饭,缝缝补补,有时还带着龙儿下地种菜,母子俩相依相靠。龙儿病情时好时坏,一旦发作,就乱喊乱叫,还光着身子到处乱走,张姨则抱着衣服在后面喊着追他,一群小孩跟着看热闹。村里虽有海泉能制服龙儿,海泉膀大腰圆,是村里的“凶神恶煞”,龙儿怕他,因为海泉会用绳子将他绑坐在凳子上,喂药给他吃,过后,龙儿就安静下来,不折腾了。因此村民称海泉是专治精神病患者的“医生”。因运多舛,一个冬夜,龙儿从床上翻滚到地上,竟不治而亡,才五十来岁。

张姨白发人送黑发人,抱着龙儿哭得稀里哗啦。晚年的张姨一个人过日子,垂暮之年竟也疯了,经常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呼喊着龙儿,声音在村里、山谷中盘旋。在孤独中死去时,张姨八十多岁。去年我专程回了趟老家。张姨所住的平房早已倒塌,地上长满了杂草,那棵老樟树十多年前已不在,被人锯掉了。而我的脑海里,时不时地会浮现出张姨的身影:高挑挺直的腰身,一身干净的粗布褂子,慈祥的笑容,坐在竹椅子上手里摇着一把蒲扇,静静地看着书……

(作者单位: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检察院)

辈分

郭慧利

闺蜜跟我是一个村的,我们村是个大村,一姓独大,乡里乡亲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,而是真实存在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亲家亲戚。

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闺蜜举家搬到市里,她也到了市里的小学读书。中学后,我们又不约而同地上了同一所学校,于是再续前缘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。有一次放学后,闺蜜邀我去她家做客,我没犹豫就跟着去了。我以为这是一次正常的交往,却没想到这次拜访让我耿耿于怀了很多年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那次我和闺蜜一起回了她家后,她的奶奶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,得知我是老家来的,就更加热情地向我询问村里熟识的人和事。当然,介绍自家情况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项目。当我说出爷爷的名字后,闺蜜奶奶惊讶地说:“呀,你是他家的孙女呀。你爷爷论辈分我也得叫你爷爷呢,咱俩是一个辈分的……”我目瞪口呆地不知如何接话,尤其是面对着白发苍苍的闺蜜奶奶,年幼而木讷的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称呼她。

吊孝

贾富彬

小时候看电影《诸葛亮吊孝》,越调名家申凤梅扮演的诸葛亮飘逸轩昂,唱腔优美,特别是诸葛亮哭周瑜一段,令人荡气回肠。看后觉得吊孝吊到这种境界真是种享受,从此喜欢上了看吊孝。赶上村里谁家白喜,只要不上学,一定到场。吊孝是寄托一种哀思,是一种乡村文化,是我们的生命文化。后来,上大学、参加工作,偶尔回趟老家,村里人个个脸上黑里透红印堂发亮,没有人提供这种观赏机会,就再没有看过吊孝。

谁家有人去了,村里德高望重的“问事”马上组织村里人,齐心协力帮助料理丧事。农村没有多少大事,谁家娶媳妇,可以算是村里的大事,死了人是比娶媳妇更大的事。“问事”先是安排年轻人分头去外村亲戚家送信,叫“报丧”。接到丧讯的七大姑八大姨并不着急,可以当天去吊孝,也可以第二天去吊孝,只有出嫁的女儿必须马上去。女儿要哭着出自己婆家的村庄,声音尖亮,标准的美声哭法。之后一路上不哭,到了娘家村头再开始哭,一直哭到进家门和老人躺最后一面。

逝者躺在屋内的床板上,床板正对着屋门,门口搭起一个棚子,叫“丧棚”。亲戚来吊孝的时候,死者的子女在屋内死者旁边“守灵”,死者的亲家侄子或者孙子在丧棚下面“跪棚”。亲戚来吊孝时,棚下的人和屋里的人都要陪着哭,就像喝酒一样,不能只让客人喝,主人得陪着喝。哭一阵儿,亲戚对着死者磕头,然后进屋安慰一下死者的儿女。离去时,主持人高喊“谢客”,跪棚的人要给客人磕头表示感谢。

去世的人性别不同,哭法不一样。如果是死者是女人,其子女哭法与平时的称呼没有变化,仍叫“娘”或者“我的娘”;如果死者是男人,其子女则哭“爹”。父亲去世时,我也按照农村风俗好了四天“爹”,不过至今没有搞明白,好好的一个“大大”,为什么一去世就变成了“爹”。

哭声有高低,有长有短,抑扬顿挫。男亲戚的哭法比较简单,平时称呼死者什么就哭“我的什么”,不是与死者感情特别深的一般不会掉眼泪,正应了那句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。女亲戚的哭则比较复杂,不仅泪如小河,显得无比悲痛,而且哭时要加进很多定语,像“我的不该走的……”“我的受了罪的……”,能把死者的生前好处哭出大半,让人感觉亲人的去世真的是全体亲戚和全村人民的一大损失。

最有意思的哭,是与死者没有亲戚关系的本村邻居和邻村的村民。乡里乡亲的,礼节性地来吊孝,一批接着一批,我听过无数次仍没有听清楚哭的是什么。后向村里长辈请教,才知道哭的是“我也来了——”前三个字故意发音含糊不清,最后一个字拖很长的音,大概是对死者说:你要去天堂了,我也来给你送行,够意思了,以后晚上可别来吓我。还有一个原因,这么多人,特别是邻村的人,有许多是随大溜来的,搞不清和死者的辈分,也不想费功夫弄清楚辈分,不知道该如何称呼死者,有的甚至吊过孝了还不知死者是男是女,只好含糊糊地一起哭“我也来了——”,自然是干打雷不下雨。

吊孝最考验人的是磕头。邻居和远亲好办,哭完后,拜一下,磕个头就完事了。像死者的外甥、娘家侄子等要磕九个头,叫“九拜礼”——到丧棚下哭一分钟,先磕四个头,前进一步,拜一下,磕一个,站起来,礼

千万别叫错了人。

妈妈的这番话让我相当纠结,害得我不敢轻易登别人家门,就怕称呼上出了错。虽然此后我又去过几次闺蜜的家里,但每次都特别尴尬。每每我想忽略这莫名其妙的辈分时,闺蜜奶奶就着重提醒一下,这导致我面对闺蜜父母时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。因此,几次被提醒后,我几乎再没有去过闺蜜家,直到她奶奶去世后,我们的来往也不再像小时候那样亲密无间,仿佛被一道无形的鸿沟给生生划开了,这道鸿沟就是辈分。

在不咸不淡的来往中,我们各自结婚生子,闺蜜自起跑线上就跟我不同步,长大后远离小城,在省城安家。偶尔想起来时,我们会在微信上聊聊天,关系不远也不近。闺蜜有个哥哥,智商情商双高,落户北京,更是离村里事越来越远。交谈中,每每提及哥哥,闺蜜总是亲切地说,咱哥最近如何如何……我自小受妈妈对辈分观念的灌输影响,每每听到闺蜜这样说,总是别扭扭扭,因此回复她的时候,自动划清界限,你哥最近怎么了?

每次和闺蜜聊完,我就觉得自己不近人情。闺蜜一个劲儿地把关系往亲密里处,我却一个劲儿地把她往外推。尤其是长大后,面对各种各样的人情关系,有些人为了达到一些目的,没有关系也要生搬硬套,明里暗里地套近乎、套交情,真真正正的实在亲戚却“穷在闹市无人问”。

后退一步,再磕四个。最隆重也是最麻烦的是死者的女婿,需要磕二十四个头,叫“二十四拜礼”——前七后八中九拜,中间还要上香、敬酒。有人不懂,为了不至于在众人面前丢丑,提前练习一夜,第二天还有可能记不住磕数,前排人的屁股碰后排人的头是常有的事。容易磕错,一是二十四拜礼过程繁琐,时间长,难记;二是有很多像我这样的观众站在旁边看热闹,磕头的人容易紧张;三是磕头时有乐队伴奏,听着优美动听的流行歌曲脑子容易走神。

为了显示丧事的规格隆重,一般都请人给死者扎纸车、纸马、楼房、电视、冰箱、手机。有的人一辈子没有见过黑白电视,死后却有了“彩电”,而且是大屏的,花花绿绿,非常好看。还要请来“响器班”来吹奏。农村人手实在,吃了主家的饭,拿了人家的钱,吹唱起来格外卖力,专挑拿手流行的吹,一群人围着听,高兴处拍几下巴掌,还从没有听过吹奏乐的。

如果是男人,一般停放四天;如果是女人,则停放三天。如果死者有儿女在外地工作,还没有赶回来,也可以多停放几天,等死者儿女回来见最后一面。这期间亲戚朋友该来吊孝的都来了,出殡时只来一些关系比较近的亲戚。

出殡的前一天晚上,需要给死者“送路”——全家扯着一块白布条幅,围着院子里的一张桌子转三圈,边转边说“某某,您走好。”然后来到村口,把桌子放下,再转三圈,对着墓地的方向磕头,死者的灵魂就算认识去墓地的路了。死者生前的一些衣物也要在这个时候烧掉,烧掉了就说明送到阴间了。当年给父亲“送路”时,母亲要把父亲的拐杖烧掉,以便父亲到那边继续使用,不用再花钱买新的。弟媳随父亲到那边腿就不残疾了,用不着拐杖,不用烧。两人拿不定主意,问我,我正悲伤着也作不出判断。村支部书记把几个村干部叫来,经过紧急磋商,决定让我父亲到那边不再偏瘫,拐杖就不用烧了。

出殡的时间在午饭。后,“喊丧”的人高喊一声“前后上肩”,意思是让把棺材抬起来。乡里破除迷信多年,让村民接受了火化,但火化后仍要把骨灰盒放进棺材里,按出殡仪式搞一遍,足见传统观念根深蒂固。死者的儿子(儿媳妇)由大儿子)听到“前后上肩”,立即将一个瓷盆摔在事先放

而我和闺蜜,一个村里的关系,从小玩到大的情谊,难能可贵,但自己却怎么也迈不过那道坎,因着一个称呼与闺蜜离心。这让我们也非常纠结,一方面觉得自己不懂变通,另一方面又觉得那些古老的伦理甩不掉。本来以为甩掉了,不知不觉间又冒了头。

去年,因为一件事找闺蜜帮忙,闺蜜竭尽全力为我提供帮助,还让远在北京的哥哥出面,我一次次跟她表示感谢,闺蜜一次次地表示我对她太客气太见外了。我回家跟妈妈提起此事,妈妈一本正经地劝我,如今早已不是过往的习俗了,你可不要在人家面前充长辈,本来就不是亲戚,再说人家早就从村里搬出去了……

妈妈的话,让我不知道自己这些年到底在纠结什么。准确来讲,结婚后的我其实也已经是脱离村子的人了,但骨子里的执拗却保留了下来,虽然表面上豁达,但内里其实一根筋,认死理。面对村上二大爷家的三表叔家的小姨子该怎么称呼这种问题,能纠结几十年。可实际上,估计二大爷家的三表叔家的小姨子连我是谁都不知道,我们可能从未谋过面。

我突然想,人生短短几十载,何必画地为牢,让自己和周围的人不开心?谁家跟谁家相差了一辈人两辈人,纠结该如何称呼,还是留给感兴趣的人去论个明白吧,唯有真情弥足珍贵。

(作者单位: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检察院)

在面前的砖上,碎片越多,后人财气越多。很多人养儿,就是等死后有人给“捧老盆”。没有儿子的,女儿不能捧,要让年龄最大的侄子捧。

棺材板很厚,加上放置棺材的“丧榆”相当重,十六个年轻力壮的人轮流抬棺材,走几十米就要轮换。好不容易到了墓地,将棺材下葬,亲戚朋友再次磕头行礼,与逝去的亲人作最后的告别。死者的后代从坟头四个角抓四把土,用孝衣包起来,回家后放在粮食缸里,预示着以后有好日子过。

2016年5月18日,88岁的大娘无病而终,5月20日出殡。家里按照农村风俗请来了响器班子,我才发现已经上升为“文艺传媒”。从小在江苏昆山生活的堂哥赶到单县,哭了几声感觉累不想亲自哭了,就掏出400元钱请响器班的一男一女作为孝儿孝女替他哭丧。看出殡不怕事大的邻居们都来看热闹,很大的院子挤满了人,几个小孩个矮,爬到墙头上和树杈上看。堂哥和堂弟们暂时忘了悲痛,坐在废墟旁边最佳位置欣赏。我也不闲着,趁机抓拍了几张照片。

头的先上场,三十岁左右,身材容貌俱佳,头顶白折成的“孝帽”,衬托得脸更黑,更加俏丽。她对着大娘的遗像哭了半个小时,至少叫了50个“娘”,一直泪流满面,神情并茂,把很多看热闹邻居感动得红了眼,把我感动得摸着口袋里的两块块钱真想给她打赏。如果不是怕坏了村里规矩,担心在乡亲们面前落个炫富,真的就会当场给她二百块钱了。她这演唱实力,如果在富裕家庭,有人指导包装,定能超过很多明星歌手。女的哭哭男的上来,也哭了半个小时,声音嘶哑,表情很悲痛,感情也很真挚,只是没有眼泪。

大娘慈眉善目,生前乐善好施,邻里和睦,一生吃苦耐劳,从无怨言。儿女包括我等侄子们都很孝敬她,身后风光也超出村里以前去世的人。清明节回单县扫墓,弟弟和堂弟们除了给父亲烧纸钱外,都想给大娘多烧些纸钱,让她在那边想买啥就买啥,别再舍不得花钱了。

大娘去世三周年时,堂哥“接她”去了昆山——那是全国最富裕的县,我们不再担心大娘省吃俭用不舍得花钱了。这么多年过去,家里人、邻居和亲戚们还是会时常提起她,大家都很怀念她。

(作者单位: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)

张姨

许建民